

王刚 张嘉林●主编

新世纪遵义文艺论集

XINSHIJI ZUNYI WENYI LUNJI



西南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

新世纪遵义文艺论集

XINSHIJI ZUNYI WENYI LUNJI

王刚 张嘉林○主编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世纪遵义文艺论集/王刚,张嘉林主编.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643-1489-7

I. ①新… II. ①王…②张… III. ①当代文学—文
学研究—贵州省—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7183 号

新世纪遵义文艺论集

王 刚 张嘉林 主编

责任编辑	刘 立
特邀编辑	吴明建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6.125
字 数	39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489-7
定 价	3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新世纪遵义文艺论集》

编 委 会

主 编 王 刚 张嘉林

编 委 黎 铎 龙先绪 彭一三

夏元佐 孙建芳 谢启义

审 读 张嘉林

正确的评论引导是精品力作的“航标灯”

杨进修

当今中国文坛评论大师严重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今文艺作品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文艺大家却寥寥无几，更谈不上有权威的文艺评论大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艺评论人才的知识面应该比其他专才更宽更广，视野要更高更远。尽管现在创作自由、文化多元，给文艺繁荣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也同时给人们捎来了书多成灾、劣品泛滥、真假难辨的尴尬局面，令人不堪重负。

文艺评论应该发挥文艺创作发展的“航标灯”功用。如果该亮不亮，或胡乱指引，就会让文艺创作发展迷失航向，甚至触礁。只有随时据实闪现提示，才能让文艺创作发展安全驶出危险地段，进入正确的航道。当然这项工作比较清苦，而且要求颇高，理解的人也不多，但是它的重要作用是其他行业代替不了的。要抓好这项工作，没有高尚的精神境界难以坚持下去。

文艺评论必须有真知灼见，这是社会责任感的必然要求。文艺评论不讲真话实话就会给社会发展添乱。现在评论界事实上存在着“好人主义”“红包评论”现象，让人找不着北。随便写的几篇文、出的几本书，一些评论人士摇唇鼓舌牵强附会，毫不吝嗇赞美之词，完全不替大众着想和为社会负责，似乎中国已经是大师云集巨著林立。这种做法显然能够满足作者的虚荣心和其他动机，但是对打造精品力作、走向国际舞台无效，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益，在某种程度上还败坏了社会风气，可以说已经丧失了“灵魂工程师”的良知。当然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来看，出现漏洞促进完善发展，也是能够理解的。

文艺评论应该包含所有文艺种类和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现在对文学作品评论得较多，对其他种类却评论得比较少。这里面既有政策导向问题，也有机制创新问题，还有民众欣赏问题等多方缘由。结果造成评论书籍较少，评论内容乏味，评论形式单一，所以关注评论的人不多，读评论书籍的人自然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出版的这本集子，酝酿了很多时间，实属不易。四十多篇文章，三十万字，内容涉及相关门类和社会的有关领域，有的就是身边的人和事，显得较为实际亲切，文字总体上较为精练。当然也存在评论的内容不够全面、精品力作不多、评论视角值得商榷等问题。但是它让我们找到了一种绿洲的感觉，也让大家了解到了文艺评论界仍然有一批执著的追求者。他们当中有数十年来坚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白发斑斑的老专家，有身兼数职在有关领域探索出具有研究价值成果的中年骨干，还有一些锐气逼人潜力可挖的青年学者；他们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地位，一些项目获得了国家、省、市的重要社会课题基金的支持，有的已经获得国家、省、市的专业奖励。可以说，他们在这个领域为遵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遵义文艺评论力量我始终觉得还不很雄厚。希望协会主席团抓住这次机会，在重新核实会员、切实壮大队伍、发现批评人才、培训文论专长、改进趣味方式、创新运行机制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探索。

我们相信，遵义文艺理论家协会将会更好地发挥文艺评论“航标灯”效用，为文艺评论界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借此机会，对那些随时关注文艺评论工作，支持遵义文艺理论家协会发展的领导、专家和爱好者致以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

2011年7月28日晚于家中

目 录

第一编 综合研究

地域文学的二重性

- 黔北文学个案分析·····周 帆/2
- 新时期黔北文学与文学全球化论略·····王 刚/7
- “沙滩文化”概念的思考·····黎 铎/13

多彩的厚重

- 娄山关下的历史文明·····谢尊修/19
- 人天债负要吾酬·····黎 铎/21
- 吴宓与卢葆华·····曾祥铤/27
- 郑子尹家世及其后嗣考·····龙先绪/30
- 抒写夜郎神话新传奇

- 关于黔北文学、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思考·····孙建芳/35
- 黔北雉文化现代价值初探·····罗中昌/39
- 茅台河谷酱香型白酒源考·····易 涌/47
- 竺可桢日记所见浙大迁黔始末·····陈遵平/52
- 贵州电影文学三十年

- 改革开放三十年贵州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轨迹·····卢景升/63
- 百花齐放星满园

- 漫说中天城投杯 2010 多彩贵州小品大赛·····彭维熹/69
- 我观话剧《暗恋桃花源》·····马 果/72
- 审美视野中的古军事城堡——海龙囤·····肖华贵/74
- 黔东南地区侗族萨岁崇拜浅析·····周六梅/80

第二编 小说研究

一个不应被遗忘的作家

- 评寿生小说的“诗史”精神·····喻 见/90
- 乡土文学与蹇先艾·····刘 丽/94
- 不该遗忘的记忆·····黄桂娥 周 帆/98
- 平民视角下的乡村世界
- 肖勤作品简读·····刘 丽/103

乡土小说与符号作家

——王农小说乡土情结探微 孙建芳/108

走进大山的唱和

——简评正安部分本土作家作品 彭一三/112

《荒唐岁月》的语言特色 蓝卡佳/117

雪·葡萄·女孩：诗意生活的隐喻符号

——杨欧小说《水晶葡萄》解读 蒋雪鸿/124

石定小说论 万登学/129

论赵剑平小说的民俗描写 申林乾/132

试论赵剑平小说语言艺术的发展 拜腊梅/139

“在天上种玉米”

——试论正安小说的好看与耐看 潘辛毅/148

山风民俗之生活画卷

——品读山毛长篇小说《红竹楼》 彭一三/151

第三编 诗歌研究

遵义诗歌两面观 赵伯鸿/156

《中国诗乡》与诗歌建设 胡长斌/159

综论赵氏闺媛诗 岑 玲/162

仡佬族人生命的颂歌

——读李发模叙事长诗《呵嘴》 张嘉林/171

君看入品花，枝干必相异

——论郑珍诗歌的历史地位 赵 玲/176

对诗歌的不倦探索

——浅论郑希有的诗歌 谢启义/182

长年汗滴菜根土 豆棚瓜架无日离

——读郑淑昭表现劳动生活的诗篇 岑 玲/189

郑珍山水诗的艺术风格变迁 罗筱娟/193

奇奥之词与奇奥之感

——郑珍、韩愈诗比较 罗筱娟/199

无言的钟乳石

——读许平《折叠的平原》 夏元佐/206

第四编 散文研究

慢读李连昌 夏元佐/212

生命的感悟与人生的解脱	
——何士光散文论·····	刘 丽/215
语语珠玉 如闻如视	
——郑珍《母教录》品析·····	任在喻/219
被遗忘的那片雪	
——评龚光融的散文集《雪落无声》·····	周 宇/224
小城的文化记忆	
——读石永言的《遵义往事》·····	夏 希/229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浅论莫友芝山水游记的内在精神·····	任在喻/234
平凡而睿智的母亲·····	金小玲 彭 丽/238
遵义文艺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回眸（代后记）·····	张嘉林/242

第一编 综合研究

地域文学的二重性

——黔北文学个案分析

○ 周 帆

【摘 要】黔北文学的地域文学特征值得重新探讨。它既不是在封闭的黔北地域独自生长，也没有完全成为主流文学的回声，而是呈现出地域性与共通性共存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具体作品中存在着更为错综复杂的相互渗透交叉和缠绕状况，体现为悖离又亲和、狭隘又广阔、封闭又开放等特点。深入探讨地域文学的二重性，有助于把握地域文学的特征，并进而揭示包括主流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的审美与文化特征。

【关键词】黔北文学 地域性 共通性

—

黔北文学曾在新时期文学潮流中扮演过不可缺少的角色。黔北指贵州省北部遵义市所属地区，人口六百多万。这片土地自晚清以来就产生过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如晚清宋诗派主将郑珍和莫友芝，20世纪30年代有蹇先艾、寿生和卢葆华，50年代则有傅泽和石果等。而到了新时期，何士光、李发模、石定、李宽定、石永言、赵剑平和戴绍康等新一代黔北作家，在全国独树一帜地群体亮相，人们终于感受到了黔北文学的独特力量。于是，黔北文学一度成为评论界探讨的话题^①。黔北文学，是指由黔北地区作家创作的，表现这片三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特定人们的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及由此引发的文学现象。与新时期文学的浩荡潮流相比，它可能不起眼，虽有优秀之作却在总体上缺少足够的整体优势，因而近十多年来一再处于被遗忘的边缘地带。这种情形的出现，自有其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在这被遗忘的黔北文学中，存在着值得重视的东西。地域文学特征及其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以往的评论要么标举地域文学的独特性，要么突出它从属于主流文学的共通性。我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察是过于表面和简单了。像黔北文学这类地域文学其实具有丰富与复杂的内涵，值得重新探索，这种探索有可能使我们回头“发现”当代文学中一些微妙而重要的东西，如地域文学的二重性。

黔北文学的特殊的地域性何以与主流文学对“走向世界”的共通性追求联系起来呢？“走向世界”曾是新时期文学主流掀起的激越浪花，这既指文学界也指整个文化界所呈现的走出“文化大革命”封闭格局，以思想启蒙方式而追求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通性的开放进程。“走向世界”在这里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文学应当借鉴和吸收外部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文学，追求全世界各民族文学或各地域文学之间的共通性。如此，特定地域文学的最高追求似乎应扬弃自身的地域特性而走向共通性。照此推论，黔北文学就应当克服自己的黔北地域性而追求全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共通特征。

但在今天看来，这里的共通性和地域性的关系值得重新审视，因为走向世界名义下的共通性实际上不过是这时期启蒙话语的一种设定或建构罢了，而同时这种共通性寻求本身又不得不依赖于另一种设定，即与共通性相对应的地域性，有共通性就有相应的地域性——同它

相适应的地域性。可以说,地域性正是为着共通性而生成或存在的,是为共通性所需要或设定的,两者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共生关系。这就是说,新时期文学在建构自身所向往的未来共通性标准时,不得不同时设定自己的当下的地域性,如果这一看法成立,那么有可能对黔北文学的地域性产生一种新思索,这种地域性不仅不是共通性所要克服的,或者不仅不是走向共通性的障碍,而且相反,正是共通性所需要的甚至是共通性建构自身所必要的条件。

正是如此,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等文学主流突出共通性追求不同,黔北文学更注重展示自身的地域性。当然,严格地说,所有文学都具有地域性,这里所谓地域文学,专指相对于主流文学来说的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边缘群体文学。当“走向世界”浪潮将传统因素视为冲击目标,一些先锋作家对西方文学趋之若鹜时,黔北文学以其鲜明而独特的黔北地域特征而著称于世。黔北地处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带,北邻巴蜀,东接荆楚,地貌兀然隆起,其巍峨耸立的峻岭和连绵起伏的山峦是如此壮美,以至于在遵义会议百忙中的毛泽东也忍不住发出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赞叹。生于斯长于斯的黔北作家,更具“恋山情结”,大山不仅是他们描写的对象,而且是其作品的灵魂。例如对陡峭山冈景象的描绘(何士光《种苞谷的老人》,《人民文学》1982年6月),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揭示(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对旧时女子凄切命运的叙述(李宽定《良家妇女》《小家碧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3年),无不渗着山的风韵、灵气和伟岸与山的荒凉、狭隘和封闭。这种大山色韵虽还未达到“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那样高的艺术成就,但毕竟表现了地域文学最可贵的品质——深深扎根在地域土壤里。

黔北文学的这种地域性,集中体现为两方面:乡村古朴的风情和田园情调。作家们着眼于似乎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乡村古朴而原始的风情。李宽定的《良家妇女》里守着小丈夫的杏仙,善良贤淑,温顺柔婉。在离婚前夕,紧紧搂住平时当亲弟弟一样爱护的少伟怪怪地问:“弟兄,你说姐姐死不死……譬如死了呢?你怎么办?弟兄,你说姐姐好不好?”这表现了她在强大世俗压力和内心自遭煎熬下对情爱的执著、向往和憧憬。相应地,作家们笔下的黔北往往充满田园情调:“田湾里浮着薄薄的雾气,浮着快要黄熟的稻谷的清香气,山径上落叶黄花堆积,恰好是碧云天。”^②严酷的现实在其中被诗意化了,洋溢着乡村生活的美,体现了一种情疏意远的格调。

重要的是,这里为黔北地域文学所特有的古朴风情和田园情调,非但不是其追求共通性的障碍,而且相反,正是这种追求的前提或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地域性的存在,对共通性的追求才成为必需,这意味着黔北文学的地域性是由主流文学的共通性所设定的。黔北文学注定了只能凭借或携带它自身的黔北“大山”特性去汇入当代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的激流。

不过对黔北文学的这种地域性不能加以过分渲染,因为如果这种地域性过于特殊,或而令处于这地域之外的人们无法理解,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存在价值。其实黔北文学的地域特征本身就具有二重意味:既属于地域也具有普遍意味。尽管浑厚的地域文化氛围孕育了地域文学,但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变化的进程必然由中心城市向边缘地域渗透,使地域作家体验到了有着某种共通性的变化脉搏。鲁迅曾这样评论蹇先艾的作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③这虽是针对蹇的作品而言,但道出黔北文学优秀之作的基本特征:古朴而清新,特殊而普遍。黔北文学是特殊的,它只能产生于黔北地域,但同时又是普遍的。它的特殊地域性不能掩盖其共通

性含义——“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鲁迅从这种地域性中“看到”了超出它自身的共通性意义，从而赋予一种远为宽泛而重要的意味。这启迪我们，地域文学其实并不是真正地独立生长的文学现象，不可能不受到涵盖整个国家的共同而普遍的文化语境的影响。

这种内在的同时具有地域性和共通性的现象，不妨称之为地域文学的二重性。这就是说，地域文学在其自身内部就具有独一无二的地域性特征，并具有某种超出地域性的、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地域性和共通性在地域文学作品中并不总是泾渭分明或一目了然地存在着，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相互渗透、交叉或缠绕关系，这可以理解为：一方面地域文学的独特性与主流文学的共通性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性，即这种地域性正是主流文学的共通性所需要的，两者形成差异或对应关系；另一方面是指两者之间超乎差异或对应之上的相近调和或一致状态。正是如此，地域文学的二重性有着复杂的具体表现形态，下面略加分析。

二

当我们把地域文学的二重性特征带入具体文学现象中去分析时，可以看到在探讨地域文学的特点与主流文学的关系时，往往是地域性占据主导地位。黔北作家总受到两种力量制约：一是不可能摆脱黔北地域独特文化心理和审美方式的制约。如果离开这一点，它就必然地成为无源之水。二是不能不受到时代的主流文学的共通性追求的影响，否则它就失去了时代性和可理解性。这无法摆脱或无法回避的矛盾两极往往在作品中显现出来。由此可以发现通常被忽视的一个颇有意思的地域文学现象：在两种力量对峙时，常常是地域文学话语而不是主流文学话语占上风。

这表现在，黔北作家的创作往往受制于其深厚的地域情结。石定在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感慨地说：“最叫人忘不了的，还是生养我的那片乡土。”^④赵剑平则认为他作品的特点“可能与贵州地理环境有些关系……平原上可以信马由缰地洒脱，可生在山洼里，住在山岩的人是无论如何放不开的。”^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豪侠仗义的山民，如两手拖散牯牛打架，疾恶如仇的挖瓢匠（《远村孤烟》），手推猛虎下崖的山地伯伯（《山雪》）。地域文学话语的分量如此之重，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使作者远离故土，也仍然受其支配。鲁迅在谈到侨寓北京的乡土作家时说：“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作者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的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作者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⑥所谓“隐现着的乡愁”，很大程度上正是指作家内心深处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地域情结。

地域情结也促使作家率先领悟到社会变化的信息。1979年2月，李发模的《呼声》如一束报春花向诗坛报告春的信息，当神州大地刚奏响“春天的故事”，何士光便发表了引起全国瞩目的小说《乡场上》。后来，当经济改革的深入引起农民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变化时，石定发表了揭示这一变化的《公路从门前过》。他们的成功在于地域作家独到的视角，触及了当时最新的生活变化。只是在当时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中，这些作品里的地域特征却被暂时遮蔽了，而其共通性意义被放大，如《呼声》被视为对血统论的控诉，《乡场上》说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但解放了生产力，而且解放了人的本性。《公路从门前过》则写出了王老汉经济意识的觉醒。

这些共通性意义无疑体现了作品的价值所在，但主流话语的共通性寻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些作家的成功是由于理智地选择了与主流文学共通性的认同，其实与其说是主流

文学选择了地域作家,不如说是地域作家主动参与了主流文学的创造。不是主流文学话语消解了地域文学话语,而是地域文学积极地进入主流话语并参与主流文学话语的构建。黔北文学在新时期之初之所以获得开创性成功,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当时流行的写作趋势的自觉认同,而恰恰是在于对它有所疏离。这种疏离的力量既得益于作家身上隐性传承的地域文化传统和审美方式(黔北自古属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文化交汇的边缘地带,与中心文化距离较远),也与地理和行政位置的偏僻相关。如此,他们独特的地域文化心理特征和审美方式促使他们选择了最富生命力的原生形态生活。

当然对这种地域性优势不应当过分地夸大,而应当看到另一面。地域文学往往有着趋向主流的内在要求,地域文学自身存在的规定性固然使之面向特殊,但其发展的内在要求则自觉地趋于普遍。李宽定总结说:“记录自己的生活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也是他们失败的原因。”^⑦成功后的何士光则把趋于共通性视为创作自由的前提,“对当代以变革为核心的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它固有的本质和趋势理解有多深,这个人就有多大的自由。”^⑧愈是边缘的,似乎愈有特殊的“向心力”。这种边缘性向心力在当代可能具有双重意义:一面使文学超越狭隘的地域性而富有共通性,但另一面则可能使文学面临被抹平自身特征的危险。我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如果要以鲜明的特征走向世界,那就应在向外定位时更多地向内寻求发展根据,这样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牢牢地守护住我们的文学之“魂”。

三

进入黔北文学作品,可以更清晰地见出地域文学二重性的具体存在状况。对主流文学既悖离又亲和,是地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悖离来自于对自身地域特殊性的固守,亲和则出自对文学共通性的自觉认同。悖离为创新和特色提供了可能,亲和则是提高和理解的基础或前提。黔北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使悖离的作用显得较为突出。何士光、李发模和石定等在时代新旧交替巨变中,以自己的热情和理性去呐喊与呼吁,是一种明显的“向心”倾向。

作者眼界既狭隘又广阔,是地域文学的又一特征。狭隘使其在题材选择和对象描写上囿于地域的局限,让作品染上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广阔则使之可能超越藩篱,赋予作品以社会学或人性的普遍意义。就黔北文学而论,狭隘显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主流文学却更关注其广阔的一面。以冯幺爸的形象而论,当年就有人认为他主要表现了农民“人的尊严的觉醒”,并把原因归结为党的农村政策^⑨,其实冯幺爸性格的原因不但应在普遍的经济关系中寻找,也应在狭隘的文化背景中搜索。梨花屯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结构造成他扭曲变态的心理定势,但黔北多文化并存与文化中心相疏离的历史状况和山民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传统,使其心灵深处潜藏着人性中要求平等的天性,从而才会不顾传统羁绊而发出“我冯幺爸就不是人”的大胆质问。

作者创作心态既封闭又开放,是地域文学的另一特征。黔北作家的“恋山情结”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他们一边自诩“我是山的倔强的儿男”,一边抱怨“我恨山,使我跟外界疏远”^⑩。在这两极张力中,黔北作家主要体现为封闭之中有开放,而面对新时期先锋创作浪潮则表现出明显的迟钝,多数作者主要因袭旧的创作方法,与表现地域特色的优势相比,艺术的独创性尚嫌不足。这一局限牵制着黔北文学整体美学成就的提高,这也许正是黔北文学在新时期起步不晚却后继乏力的原因之一。

以上略谈了黔北文学所显示的地域文学二重性的三点表现,还可以列出更多,但这些应

是基本的。正是这些具体表现披露了地域性和共通性在地域文学中错综复杂的存在状况。

四

从上面对黔北文学的简略讨论,可见当代中国地域文学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它既不是在封闭的地域环境下独自生长,也不是完全成为主流文学的回声,而是呈现出地域性与共通性并存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具体作品中则显示出更为错综复杂的相互渗透、交叉和缠绕状况,体现为悖离又亲和、狭隘又广阔、封闭又开放等特征。那么,应当如何对待地域文学的这种二重性呢?我想,或许应以地域性为基础,但又不失共通性。地域性是地域文学赖以存在和在文坛显示其独特性的“原生土壤”,倘离开这土壤,地域文学不仅会丧失独立的审美与文化性,而且根本无法存活;而共通性则是地域文学跨越狭隘地域视野而体现特定时代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体验、想象力和审美趣味并获得普遍理解的“生态环境”,如果失去这环境,地域文学就会失却充足的阳光、空气和水分等养料畸形地生长、发育和结果。像黔北文学这类地域文学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它与主流文学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而对这些内涵和关系加以探讨,应有助于深入发掘地域文学的独特特征,并进而由此显示包括主流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与文化特征。同时对地域文学的二重性的“发现”,既展示了当前中国文学结构的多层次性,又显现了其独特的原生性生态环境。相对而言,这种原生性生态环境是构建和发展民族文学的最丰富的审美与文化资源,这或许正是现在考察黔北文学乃至整个地域文学的现实意义。

原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注 释

① 前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称,李发模的《呼声》是中国新诗的一座里程碑(据李发模《偷来的正午》第1页,漓江出版社1989年1月版)。参见曾镇南《人的尊严的觉醒——评短篇小说〈乡场上〉兼谈文学的真实性问题》(载《红旗》1980年第22期),刘锡诚《深沉、浑厚——评何士光短篇小说》(载《山花》1982年第2期),钱理群《何士光创作谈》(载《山花》1983年第四期)。

②④ 转引自曾祥铤、王刚《那片诱人的土地——黔北文学论集》第11页,第44页,第75页,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4月版。

③⑥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1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⑤ 转引自《今日文坛》1991年第4期。

⑦ 李宽定:《打响了,为什么就“消失”了?》,载《今日文坛》1985年第1期。

⑧ 何士光:《自由谈》,载《今日文坛》1985年第1期。

⑨ 见曾镇南《人的尊严的觉醒》,载《红旗》1980年第22期。

⑩ 李发模:《散淡之吟》,第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作者简介:周帆,男,遵义师范学院教授、院长。

新时期黔北文学与文学全球化论略

○ 王 刚

文学全球化已经成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学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地域文学的黔北文学没有担当主要角色的实力，但也以其独特的风貌，表达地域文化景观和地域文化精神，既顺应了文学全球化的潮流，又体现了多样化、地域化的趋向。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①“同质性”指的是“全球性”，与“异质性”相对应的是“民族性”或“地域性”。因此，文学全球化应当有两条路径：一是由民族性或地域性中体现全球性，在异质性中彰显同质性；一是在全球性中包容民族性或地域性，在同质性背景下发展异质性。

一、新时期黔北文学的地域性

文学全球性不表示文学内容、文学形式和文学理想的整齐划一，相反，它以文学的多元化、异质化为存在的前提。“全球化必须建立在多元化基础之上。没有多元化，没有异质文化的存在，全球化概念也就随之被抽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概念空壳。”^②中国新时期文学是多元化的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新时期黔北文学作为具有特色的乡土文学，有着极其深刻的地域文化背景，在新时期文坛中，体现着文学多元化的某一方面，丰富着作为民族文化存在的新时期中国文学。

新时期黔北文学有着极其鲜明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通过对黔北的民俗和自然景观的描写表现出来。民俗描写是文学独具特色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作品艺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黔北作家感受着黔北乡风民俗的熏陶，对黔北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有着较深的理性认识 and 情感体验，民俗成为黔北作家写作的重中之重。文学作品成为珍藏黔北民俗的形象画卷，让人们体味到黔北的社会风貌、风俗民情，欣赏到淳厚的传统道义美和地域风情美；民俗描写增强了生活的实感，成为黔北民众思想道德风貌的形象载体；动态的民俗描写，让我们看到民俗变化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黔北文学成为民俗流变的形象材料。赵剑平、戴绍康小说中的“滚厂”“放排”“打闹”、蒸柏香油、油榨坊、烟墨坊、“挖瓢坊”“杀跑羊”“磨嘎”^③等打上地域烙印的生产、生活习俗，构成小说的基本构架，有效地参与了小说的叙事，成为人物性格浓厚的底色和转化的主要因素。

黔北作家对黔北的崇山峻岭有着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黔北的大山以其博大的胸怀养育着黔北儿女，培育他们山的气概，让他们在淳朴人伦的温馨情韵中流连忘返；另一方面，他们有感于大山的封闭落后，不满于大山的重重壁垒，将对封建意识形态、小生产方式的愤懑向大山倾泻。于是，在黔北作家笔下，黔北的自然景观就有了复杂的形态。有“人也温柔、梦也温柔”的田园牧歌情调的描写，有人与自然的惊心动魄的搏斗；大山给默默耕耘的憨厚农民丰厚的报酬，大自然向疯狂索取的山民残酷地报复；自然景观是传统与现代观念融合的见证，百年老岩是封建势力在自然界的对应物。^④黔北的自然景观在黔北作家的笔

下生动起来,丰满起来,被赋予时代风情和道德人伦,成为黔北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

黔北的民众就在这独特的民俗风情和自然景观中生活着,形成他们特有的思想情感、道德情操和个性特征,成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传达出边远山区对时代旋律的特殊回应。同样身处于万象更新的年代,老一辈农民中有冯么爸人性的觉醒,王三老汉对新生活的憧憬,刘三老汉默默地奉还心债,顺风爷对现代生活的包容,也有封建族长冯大老子最后的威严,吴么爸尽瘁桑梓与以权谋私的矛盾心态,唐二以穷为荣、甘愿贫穷的畸形心理。^⑤在青年农民中,有走出大山勇于开拓的茂林、茂森,有见过世面的“晃晃客”火生,有为改变家乡面貌敢为人先的田广,也有纯朴老实不敢争取个人幸福与懵懂青年何牛儿、黄篾儿,懒散愚昧游手好闲的朱老大,驯顺自觉丧失了情爱乃至丧失了性爱的葬子。^⑥李宽定塑造了多姿多彩的黔北“女儿家”形象:忍辱负重的“良家妇女”、迫于生计的“小家碧玉”、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大山里的“荒林野妹”、现代女性“浪漫女神”……^⑦还有何士光的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石定的城镇小人物形象,龚光融的市井女性形象,司马赤的“清流人物志”,宋渤的改革者形象等。

通过黔北民俗的充分描写,黔北自然景观的形象再现,黔北各类人物形象集中展示,新时期黔北作家将黔北独特的地域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地域、时代、写作者的独特性,由于地域色彩的浓郁,黔北新时期文学具有独特个性,或者称之为地域性或异质性。从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共通性角度来看,黔北文学的异质性是共通性的必需条件:“这种地域性不仅不是共通性所要克服的,或者不仅不是走向共通性的障碍,而且相反,正是共通性所需要的,甚至是共通性建构自身所必要的条件。”^⑧从文学全球化角度来看,黔北文学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全球性的文学’就是指这样一种多维视野里面的世界文学形态所构成的集合,正因为文化具有在一定‘共通’基础上的本然差异性,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必须尊重每一种文学所具有的‘文化权利’。这样,由每一种文化出发,都有可能得出自身所见的世界的文学,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如此的。”^⑨

二、新时期黔北文学的同质性

表达人类的共同理想、趋同的价值观,是文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古往今来中外文学家的经典作品无不蕴藉着普世性的精神力量。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在某些价值领域会达到全球认同或趋同化,如尊重人权、保护生态环境、恪守全球伦理等。但是,“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的结果、结晶,其含义是与人的个性、在地性、独特性相连的,而与全球化所含的‘普遍规律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义在语义上是相悖的。因此,即便在譬喻上使用‘文化全球化’的说法,其内容的合理性也是有条件的。”^⑩这就是说,文学全球化所追求的精神价值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由特定的个人创造出来。”^⑪这种独特的多样化的不可复制的创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价值的地域化”的过程。^⑫鲁迅评价黔北现代乡土作家蹇先艾的小说:“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⑬“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道出了蹇先艾小说在特殊中见出普遍的实质。

黔北文学属于乡土文学,对乡土的映现和透视是黔北作家创作的主要内容。在乡土作品的创作中,黔北作家表现出来的“乡土认同”“乡土思辨”“乡土批判”三种倾向,实际上概